

# 禁地青春 YOUTH IN THE BANNED

魏世杰 著  
王月玲 整理

上

  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



508-1/1.

# 禁地青春

(上)

魏世杰 著

王月玲 整理

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 
BEIHA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禁地青春. 上 / 魏世杰著; 王月玲整理. -- 北京:  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124-2903-1

I. ①禁… II. ①魏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  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92057 号

## 禁地青春 (上)

---

出版统筹: 邓永标

责任编辑: 曲建文 舒 心

责任印制: 刘 斌

出版发行: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(100191)

电 话: 010-82317023 (编辑部) 010-82317024 (发行部) 010-82316936 (邮购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buaapress.com.cn>

读者信箱: [bhxszx@163.com](mailto:bhxszx@163.com)

印 刷: 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4.5

字 数: 453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28.00 元 (上下册)

---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8231702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序

记得上初中的时候，老师让写篇题为《我的理想》的作文。我喜欢文学，也喜欢科学，于是郑重其事地选择了两个职业：将来长大了，要当科学家或者当一名作家。

转眼间，须发花白，已是风烛残年。回顾半生，理想实现了吗？研究了26年核武器，有点成果能算一个科学家吗？写了几本科普读物，能算一个作家吗？恐怕都不能算。每想至此，深感愧疚。

唯一能让我感到满意的作品，就是这部《禁地青春》了。

这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，发端于王月玲女士的一个建议。她是我的学生，在我家庭遇到困难时，经常伸出援手，也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。

“魏老师，你的作品在报刊发表，有几个人看？为什么不在网络发布呢？”

“网络？怎么发表？有人看吗？”

“可以尝试一下。您不是有一本在‘基地’留下的手稿吗？以手稿笔记做素材基础，用朴实的文字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写什么？科学家故事？”

“不，就写你自己的经历，越真实越好。”

于是，天涯杂谈网站上出现了一个名叫“核武老人26年亲历记”的帖子。我和月玲分工：我每天写一两千字的文章，她负责整理修改发布，并和网友们互动。

发了几段后，点击量急剧增加，很快成为“天涯杂谈”排名很靠前的热帖，还形成了一个畅所欲言、文明友好的群体，反响很是强烈。连载尚未结束，文学期刊和影视公司洽谈转载和改编事宜的信件、电话便纷至沓来，影响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

这部小说分两大部分：青海部分和四川部分，共90余万字，2011年1月，青海部分以《禁地青春》之名由青岛出版社出版。当年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《青海花儿》，在央视播出。

读者认为，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就两个字：真实。

有一位80后读者说：我是被“核”吸引过来的，但越看越感到，记录的不是“核”，而是人情和历史。通过这本书，我对感情和历史有了新的认识。

青海221厂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，兴盛时期有近万名职工。他们中的大多数，无论生前身后都不会有人记得。随着知情人的离世，那段历史也许就

烟消云散，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。

我的初衷就是，通过为核基地“小人物”们树碑立传，留存他们的音容笑貌——让后人知道，曾经有这样一群人，在那样一个时代，过着怎样的生活，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，他们流了很多血和泪，奉献了美丽的青春，乃至鲜活的生命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书中的细节、事件都是真实的，但作为文学作品，人物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艺术形象。还要说明一点，就是本书写作的内容，只涉及核基地人的生活、爱情，友谊和工作状态，不涉及任何的保密内容。

四川部分的出版，一直很不顺利。原因之一是我对文稿不满意，怕匆忙出版，影响青海部分的良好声誉。于是，有时间就看看改改，没有时间就束之高阁。

转眼间6年时间过去了，经不住读者和网友的多次催促，于是在2016年夏天，和月玲对四川部分做了最后一次修改，决定将其作为《禁地青春》（下）和青海部分作为《禁地青春》（上），合为一套书同时出版。是否妥当，只能亟待读者评说了。

我的一生充满苦难和坎坷。前半生，在荒漠高原、深山老林度过了26年艰苦而危险的秘密生涯；后半生，我回到青岛老家，本想叶落归根，安享晚年，但家庭的苦难又接踵而来：先是发现儿子弱智，生活不能自理；后来女儿又罹患精神分裂症，久治不愈；老伴受到刺激，也患上了精神分裂症。一家四口，有3个重病号需要我来照顾，而我已垂垂老矣，这副担子的分量可想而知。但我在苦难面前，没有后退，没有逃避，迎难而上，承担起了一位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

最后，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对于喜爱文学的人，写作可以缓解生活的困苦，可以纾解精神的压力，可以给你增添克服困难的勇气。这些年来，哪怕再苦再累，我都要抽出一两个小时来写点东西，这段时间，是我一天之中最快乐的时候。任何时候，人都要积极乐观，都要葆有一颗童心。即使咀嚼过苦难，此生依旧温暖纯良；无论何地何时，都不能丢失生活的希望与力量。

《禁地青春》的写作和出版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。在我遇到困难和波折的时候，能坚持不解，给我以鼓励，使我很受感动。

向多年来所有关注和推崇《禁地青春》的广大读者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！  
以上，是为自序。

魏世杰

2019年1月

## 关于书中内容的声明

一、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《禁地青春》，写的是发生在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真实故事。作品内容纯属作者青年时代在核基地的生活经历，不涉及任何保密内容。

二、作品中的人物、时间、地点和具体情节，在保持真实性的基础上，按照纪实小说的创作惯例，做了一定的艺术加工，姓氏也采用了化名，所有人物都是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三、作品中“二赵”对 221 职工迫害一案，1972 年，经毛主席批准，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专门会议，对此案做了明确结论，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。

## 目录

第一部	一、不眠之夜	• 002	二十五、公车色狼	• 044
	二、进退维谷	• 003	二十六、唐山探子	• 045
	三、厕所受惊	• 005	二十七、不欢而散	• 048
	四、剿灭虱子	• 006	二十八、我的恋爱	• 050
	五、不准恋爱	• 008	二十九、初尝烤鸭	• 051
	六、害羞的事	• 010	三十、“文革”之波	• 054
	七、海晏传说	• 011	三十一、秘密培训	• 056
	八、学习“整人”	• 013	三十二、王老故事	• 058
	九、批斗死人	• 015	三十三、番茄礼物	• 060
	十、初识 221	• 016	三十四、三种感情	• 062
	十一、隐蔽工号	• 018	三十五、偷拍风暴	• 064
	十二、总厂印象	• 020	三十六、“挟持”领导	• 066
	十三、心照不宣	• 022	三十七、立项失败	• 069
	十四、初见炸药	• 023	三十八、小谭出事	• 071
	十五、茅台酒醉	• 025	三十九、爱的回忆（上）	• 074
	十六、恋爱受阻	• 027	四十、爱的回忆（下）	• 076
	十七、严重警告	• 029	四十一、峰回路转	• 078
	十八、“破鞋”逸事	• 030	四十二、釜底抽薪	• 080
	十九、“东伯利亚”	• 032	四十三、宿舍讲座	• 082
	二十、意外重逢	• 034	四十四、一道划痕	• 085
	二十一、“灯泡”外调	• 035	四十五、“敖包相会”	• 087
	二十二、车厢“卧谈”	• 037	四十六、挑选炸药	• 090
	二十三、包厢遇险	• 039	四十七、两个太阳	• 093
	二十四、“零二”权威	• 041		

第二部	四十八、神秘来客	· 098	七十五、临别夜访	· 166
	四十九、小报惹祸	· 100	七十六、朋友谈心	· 169
	五十、最后叮嘱	· 102	七十七、互相揭发	· 171
	五十一、两派分化	· 105	七十八、两位工人	· 174
	五十二、蛋糕事件	· 107	七十九、林的来信	· 176
	五十三、小道消息	· 109	八十、批邹大会	· 179
	五十四、回忆往事	· 111	八十一、通报报信	· 181
	五十五、雨夜探视	· 114	八十二、刚烈的人	· 184
	五十六、少年闯将	· 117	八十三、冰糖葫芦	· 187
	五十七、朋友反目	· 119	八十四、苹果情深	· 190
	五十八、涵洞遭劫	· 122	八十五、《艾青诗选》	· 193
	五十九、母亲心事	· 124	八十六、外科主任	· 196
	六十、我的师妹	· 127	八十七、火车事故	· 198
	六十一、为官也难	· 129	八十八、青海湖边	· 201
	六十二、追“鸭”碰壁	· 132	八十九、痛心的事	· 204
	六十三、原始战争(上)	· 134	九十、雷管爆炸	· 207
	六十四、原始战争(下)	· 136	九十一、技安会议	· 210
	六十五、风中接站	· 138	九十二、半夜寻人	· 213
	六十六、接风晚宴	· 141	九十三、准备坐牢	· 216
	六十七、草原远足	· 143	九十四、特殊翻译	· 219
	六十八、王老掏钱	· 146	九十五、从零到零	· 222
	六十九、再回北京	· 150	九十六、新房话别	· 225
	七十、“黑帮”师徒	· 152	九十七、苏被隔离	· 228
	七十一、上海来信	· 155	九十八、老邓来了	· 231
	七十二、拜见林母	· 157	九十九、老于挨批	· 234
	七十三、林母失踪	· 160	一〇〇、试验成功	· 237
	七十四、小将反思	· 163		



第三部	一〇一、江谢婚礼	• 242	一二九、生存环境	• 316
	一〇二、工号爆炸	• 245	一三〇、受审	• 319
	一〇三、四座坟墓	• 247	一三一、不说假话	• 321
	一〇四、两位老人	• 250	一三二、囚室望月	• 323
	一〇五、分析原因	• 252	一三三、不准乱看	• 325
	一〇六、吃臭饺子	• 255	一三四、张的自尽	• 328
	一〇七、晴天霹雳	• 258	一三五、张的往事	• 330
	一〇八、我的辞职	• 261	一三六、改造炉灶	• 332
	一〇九、告别草原	• 264	一三七、集体“挽救”	• 335
	一一〇、多巴营房	• 267	一三八、谋杀故事	• 337
	一一一、上山救人	• 270	一三九、田的消失	• 339
	一一二、事情缘由	• 272	一四〇、千里寻兄	• 342
	一一三、首开杀戒	• 276	一四一、文盲购书	• 345
	一一四、鉴定风波	• 278	一四二、赖渣的事	• 348
	一一五、两个秘书	• 281	一四三、林已病危	• 351
	一一六、钱的坦白	• 284	一四四、货场拉砖	• 353
	一一七、“保密检查”	• 286	一四五、两面小旗	• 356
	一一八、秘密会面	• 289	一四六、途中遇险	• 359
	一一九、“鸭子”回家	• 291	一四七、露宿街头	• 362
	一二〇、钱的死因	• 294	一四八、事故回忆	• 365
	一二一、陈的观点	• 296	一四九、医院见林	• 367
	一二二、揭发能手	• 299	一五〇、北京被押	• 371
	一二三、班内韵事	• 302	一五一、追查后台	• 372
	一二四、林没有死	• 305	一五二、春回大地	• 374
	一二五、第二次“台风”	• 307	一五三、无罪释放	• 376
	一二六、确切消息	• 309	一五四、劫后重逢	• 377
	一二七、隔离审查	• 311	一五五、林的归宿	• 379
	一二八、首次批斗	• 314	一五六、决定入川	• 382



## 第一部

## 一、不眠之夜

毕业前的一天，我和同学宪明被通知到系办去，说有重要的事。济南的七月，骄阳似火，赶到系办，已是汗流浹背了。系办的秘书，我们经常戏称她“陈老太婆”，一副很神秘的样子，见我们来了，先让我们坐下，然后迅速关上办公室门，转过身盯着我们。

陈老太婆个子不高，戴高度近视镜，表情经常严肃如法官，让人怕怕的。“莫非我们犯错误了？关门干什么，难道怕我们跑了？”正胡思乱想呢，陈老太婆开口了：“二机部九院来选人了，条件很高啊，又红又专，宁缺毋滥，可严了。山大那么多毕业生，只有你们两个被选上了，太不容易了，我祝贺你们！”此刻，她的脸上浮现出平时难得一见的笑容，听到这儿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

她转过身，从抽屉里拿出两个很小的带塑料皮的笔记本，递给我们，说：“一点小礼物，收下吧。”

打开看时，第一页上写着她的祝词：听毛主席话，永做革命人。

我当时心情激动，很有些受宠若惊。说实话，我在大学里政治表现并不太好，大二时因为说了“三面红旗”的“坏话”，还受过一顿批判，毕业鉴定中赫然有“该生重业务不重政治，不靠拢组织，要求进步不迫切，经教育后才有所好转”之类的话。我的学习成绩尚可，说“专”，也许靠点谱；说“红”，那是绝对谈不上的，大学五年，竟然连个入团申请书也没有写啊。当时，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感触就是党太伟大了，太宽容了，我对党有些冷漠，它却依然信任我，把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我。想到这里，心里有些惭愧。

九院是干什么的，当时并不知道，虽然陈老太婆说是“国际阶级斗争的工具”，其实和没说差不多，心想可能与国防有关，但压根没想到是原子弹。

回到宿舍，同学们议论纷纷，多数投来羡慕的目光，有一个留校做助教的还企图和我交换，当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那天晚上，我通宵未眠。是兴奋？激动？对前途充满憧憬和向往？对神秘工作的紧张和不安？非也。我想到的是让我魂牵梦绕的一件心事。

我从小喜爱文学，喜欢写稿，几乎有点病态。但稿子难以发表，每次接到退稿，心里就要难受一阵子，难受劲一过，便又废寝忘食地写起来，总梦想有一天我写的东西能变成铅字。大二时，一篇二百字的《谈灰尘》终于在《山东科学小报》发表了，当时的兴奋简直无法形容，后来又发表了十几篇“豆腐块”，别人

怎么看不管他，自己却俨然以“科普作家”自居了。

进入保密单位，听说严禁向外投稿，我这多年的心血和追求不是付诸东流了吗？焦虑、沮丧又无可奈何，让我很是痛苦不堪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这点牺牲简直是微不足道的。九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在苏联杜布诺联合核子研究所，发现了一个基本粒子，叫“反西格玛负超子”，再努力一下，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，然而他接到国家的命令后，立即启程回国。我的一个姓方的室主任来九院之前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新星，每年都有几篇论文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，他的名字也突然在所有期刊上消失了。

难道他们都是自愿的吗？难道都是毫不犹豫？

是的，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写的，但我不太认同。别人怎么想我不敢臆测，反正我不是自愿的，是很勉强的。可能这样说有人会贬低我，说我境界太低，但事实确是如此，只好实话实说了。

我在临近毕业的时候，已经做好了当一名普通中学教师的准备。我想，我可以一边教学，一边从事自己心爱的写作活动。我还梦想着，美国有一个阿西莫夫，苏联有一个伊林，他们写出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科普著作，影响了多少人哪！为什么中国就不会有一个。然而，陈老太婆的几句话，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。组织一旦决定，就板上钉钉，无可更改了。

第二天，我把多年收集的一大堆科普参考资料，送给了有同样爱好的任同学，他喜出望外，我则心如刀绞。

## 二、进退维谷

火车西行，西行，一直开到了青海西宁。

我们的报到证上写着“报到地点：西宁大厦 232 号房间”。报到后在九院西宁办事处（绰号小楼）住了很长时间，每天吃了玩，玩了吃，所谓玩，就是逛大街逛公园；所谓吃，就是吃食堂或者下馆子，而且，一报到就发了工资，居然有一百多块！要知道当时在沿海地区，大学生的工资才 50 多元，我们还没开始干活呢，就一下子拿了这么多钱，真是“穷汉得了个驴”，大家颇有些飘飘然的感觉。

时间一长，就有些无聊了。一个月过去了，毫无动静。我们年轻的，老这

样游手好闲地待着，怎么能受得了？再说了，让我们来，不是有重要的事业要干吗？这样呆着不是浪费时间吗？正困惑时，遇到一位从上面（221基地）下来的老同志，姓于，晚上到我们房间串门，便谈起了我们的疑问，他哈哈一笑说：急什么？急也没有用，也可能好几年不让你干活呢。“啊？”大家一听吓了一跳，他接着说，“当然，你们都是学生，单纯、简单，审查起来简单一些”。老子似乎很能吹牛，记得印象最深的有两点：一是“中央委员论”；二是“对象配给论”。

“能到九院工作，那可不得了啊，相当于中央委员，可别小看了自己。”

“你们有没有对象？没有，那没关系，组织上从北京上海招来了大批女孩子，凡是没有对象的每人配给一个。”

后来，我在221又遇到了这位于先生，说起“小楼夜谈”，我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对象，你不是要配一个吗，在哪儿？他笑起来，说当时看你们一个个挺难受，给你们打打气。此是后话。

闲来无事，我在小楼瞎溜达时，还发现有一对挺神秘的夫妻，他们40岁左右的样子，个头都挺高，长得也都挺帅，男的圆脸，戴眼镜，女的瓜子脸，短发，举止温文尔雅，看样子挺有学问。但他们的宿舍里经常传来吵架的声音，说的是上海话，阿拉阿拉地，似乎在争论什么，我们有时想靠近门偷听时，里面却沉默了。

后来有人告诉我们，他们是从东北某军工厂调来的，男的姓冯，女的姓邹，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，高级工程师，厂里开始坚决不放，是二机部拿着“尚方宝剑”硬压着给调来的，但因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，九院的政审一直没有通过，既然通不过，放他们回去吧，厂里也巴不得他们赶快回去，但这个地方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。既然来了，要走，比进来还难。就这么吊着，已经半年多了。

不久，我自己也体会到了离开的难度。

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位姓卢的同学的来信，他被分配到了中科院401所。信中说，小魏，你的报到证开错了，你的档案发到401所了，所里让我通知你，速来报到。

我拿着这封信去找有关领导。那位领导看了看信，很不屑地说：“401，他们算什么？你不要理他们！”我说：“我的档案在他们那儿，我在这里不合适吧！”“怎么不合适？档案？我们一句话，他们就乖乖送过来了。”

我听了他的话，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，似乎有一种被软禁了的感觉。

转眼间，落叶飘零，秋意渐浓，我们这些大学生们终于盼到了领导接见的时

刻。接见我们的是九院院长李觉将军，那时天气已经冷起来，李觉将军穿着军大衣，步伐矫健地走上台去。这是一个叫“公路俱乐部”的礼堂，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济济一堂，李觉没有发表大篇演讲，简单说了几句后，就带领我们举行了“保密宣誓”仪式。他念一句，大家跟着说一句。誓词内容记不清了，大意是：我参加这项重要工作，是党和国家对我的最大信任，我宣誓保守国家机密，并同一切泄密窃密行为做坚决斗争……

什么机密？我们当时一无所知。221的一切，都在云里雾中，即使偶尔道听途说，得到一点信息，也是支离破碎，无法理出明确的轮廓。

### 三、厕所受惊

保密宣誓后，我们带着行李爬上了卡车，在崎岖的山路上出发了。但是，我们的目的地并不是九院，而是青海的农村。

当时，全国正开展社教运动，青海省也不例外。青海省省长王昭任社教总团团长，把九院调来的这一大批应届毕业生“征用”，作为团员之一部。

虽然社教工作归地方干部领导，但我们有很大的独立性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我们统称为“北京学生大队”，下设中队、小队，有自己的一套管理体系，可以自己开会，自己安排工作，而且禁止地方干部参加。

这种双重管理体制，使很多地方干部感到奇怪，纷纷猜测：“北京学生大队”有什么来历？他们和“海晏厂”（九院在青海的分部又称221厂，位于海晏县境内，地方干部称之为“海晏厂”）有什么关系？特别尴尬的是，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北京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有一次，一位公路局干部问我长城顶上的路有多宽，能跑汽车吗？我顺口说至少有个几十米吧，双车道没问题。旁边有个真正的“北京学生”急忙掩着嘴，差一点笑出声来。

我去的地方是湟中县一处交通不便的山区，在那里，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和落后。

我们都习惯了有饭有菜的饮食，坐到炕上，看到一双黑手端上一碗青稞面汤，便等着上菜，可三等两等，再无消息了，下炕看时，房东的锅里空空如也，房东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手里的那碗汤，不停地咽着口水。中午，在田里劳动得精疲力尽时，房东的婆娘送饭来了，除了一坛子凉水，还有干粮。

“来，吃油花吧！”她热情地分给每人一块东西。

“油花”是青稞面馒头的俗称，其实是一点“油花”也没有的，表面发黄的是采自山上的一种香草，这在当地算是很好的食品了，只有劳动强度很大时才能享用的，我掰开一看，已发霉可拉出丝来，放一点在嘴里，又黏又苦，赶紧喝了一口水，吃药一般的吞下去。看那房东时，却吃得津津有味。

到了晚上，该睡觉了，房东和炕洞里点上了晒干的牛羊粪便，那是当地唯一的取暖用燃料。有几次和老乡外出，见到一滩热腾腾的牛粪，老乡像见到宝贝一般，立刻双手捧到背篓里，回到家后，将它们贴到墙上。贴的多，在邻居面前是很引以为豪的。

在被牛羊粪的怪味熏得晕头转向时，我打开了行李。老乡的两个孩子突然发现新大陆一般叫起来：“被被，被被！”一边喊一边用手不断在我的被子上摸挲。转过脸看老乡的被子时，明白了：大概若干年之前，那被子也有如许容貌的，可如今只剩下黑乎乎的一团棉絮条，对孩子来说，已和被子久违了。

对我来说，吃和睡虽然有些难度，但还能够克服，我最害怕的却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，就是解大手，或称“出恭”，最通俗的说法，就是拉屎了。我到农村后，第一次拉屎就被吓了个半死。青海农村有些地方的厕所和猪圈是合而为一的，人拉的屎很快就会被猪吃光，就是说，猪吃人屎，人吃猪肉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，用今天的话说，也是循环经济的一种先进模式了。可我当时哪里知道？

也可能是房东的猪这几天饿坏了，我刚蹲下，几头猪就钻到我屁股底下下来了，猪鼻子在屁股上乱蹭一气，我大吃一惊，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俗话说，一年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，从那天开始，我便把上厕所视为畏途，为了安全，我索性到野外去方便。但当地的猪有不少是放养的，满地乱跑。猪的鼻子很尖，闻到味道也会跟踪而来，你要方便时须蹲在下风头，而且要速战速决，或者手里准备一点“武器”——石块、土块或者木棍之类。

#### 四、剿灭虱子

在农村住了不久，发现身上痒得很。仔细察看，却吓了一跳。在内衣内裤的

皱褶里，藏着许多小如米粒的东西，仔细看时，发现一些蠢蠢欲动的小虫，用手指甲一挤，啪的一声响，指甲便染红了。我在学校里和臭虫打过几年的交道，那家伙虽大一些，吸血也厉害得很，但它们是“游击式”的，夜间活动，天一亮就立即撤退了，可这些家伙呢，竟和你形影不离，想咬就咬，想吸就吸，岂不令人可憎而又可怕？我简直坐立不安了。

这是什么动物？碍于面子，我不便张扬和打听，在那高寒的地方，水是缺乏的，洗衣对当地人来说太奢侈了，我只好每天早上来一次“剿灭”，然而它的繁殖力强得很，“剿”了几天后就失去信心了。我观察别的同学，从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看，显然也受着同样的折磨。

就在这里，工作团开了一次大会，省委书记做了一个报告，内容很多，都忘记了，有一段谈到了小虫子：“有的人身上长了虱子，就害怕了，不安心了，我认为，有虱子的人是光荣的，证明他是革命人，身上长的是革命虫！”

老实说，我当时对省委书记把可恶的虱子提到“革命”的高度，很有些不以为然，革命不革命，和身上长不长虱子有什么关系？简直形而上学，无限上纲。把这讨厌的家伙加封为“革命虫”，更无道理了，吸革命人的血的家伙，理所当然“反革命”的，哪有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革命虫咬革命人的怪事？

我工作组的“北京学生”，是两男一女，我是山大的，还有个男学生是武大的，姓江，女学生是复旦的，姓林。我们之中，遭罪最大的恐怕就是那个林妹妹了。

她的家境很好，父母都是大学教师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哪里受过这样的罪？刚下乡的日子，每天开会时，她的眼睛都是红的。在当时的“革命”大环境下，不能流露出一点点不满情绪，否则轻则受批判，重则开除队籍。一个人政治上犯了错误，前途就十分危险了，所以再难再苦也得挺住。但是，这样的饮食，她又确实难以下咽，身体自然每况愈下。她的父母爱女心切，从上海为她寄了一个包裹来，里面全是她喜欢的食品。这下子，祸闯大了。

当时的工作组是有严格纪律的，要和贫下中农坚持三同，“同住同吃同劳动”，你竟敢公然破坏纪律，这还了得。

“林妹妹”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，她知道这个包裹既会带来幸福，也会带来灾难，就看你如何处理了。收到包裹后，她首先宣布不过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包寒衣，然后便将其锁在皮箱里去了，只在内衣口袋里存极少量食品。实在想吃的时候，便找个借口，远离人群，趁别人不注意，赶紧扔进嘴里。她的这些伎俩当然瞒不过我和江的眼睛，有一天，她塞给我们每人一把奶糖，可能想封我们的



嘴吧，其实我们压根也不想揭发她。

工作组有一个小青年，似乎是一个公社的秘书，历来对“北京学生”不满（因他写的材料错别字连篇，经常受到北京学生的奚落），有一天他在“林妹妹”的院子里闲逛，突然发现在墙角有一张“大白兔”奶糖的包装纸，他如获至宝，赶紧向工作组组长做了汇报。组长不敢怠慢，立刻通知了“北京学生大队”的政委。

这一天，学生大队的韩政委来了，把我们三个召集在一起。该人原是某军的师政委，刚从部队调来九院，负责思想工作，说话很直爽，办事也很果断。

林妹妹很害怕，脸上不断冒汗，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这八个字是我们整天价大喊的，她赶紧打开皮箱，把剩下的食品全部拾掇出来，交给了政委，然后低下头，等待发落。

韩政委板着脸，一声不吭，室内气氛紧张。

突然韩政委噗嗤一声笑出声来。大家一时莫名其妙。

“你也太麻痹了，保密单位的人，怎么能让这么重要的机密随便泄露呢？来，每人先吃一块再说。”韩政委拣出一块“大白兔”，慢慢剥开，扔进嘴里，闭上眼，慢慢品味起来。

“你不开我的批斗会了？”林妹妹心有余悸。

“不瞞你们说，我老婆也给我寄了一包，比你这包还大。我的高明之处是严格保密，不放过任何细节”。韩政委悄悄地传授“经验”，我们也跟着笑起来。

## 五、不准恋爱

韩政委后来在221基地担任二分厂的党委书记。他在担任“学生大队”政委期间，对学生的缺点错误，相当宽容，很受大家的拥戴。

唯一让大家反感的，是他对“谈恋爱”的态度，严厉得过分，近乎病态。他有一句“名言”流传的很广：“你想下头舒服一阵子，就要上头难受一辈子。”这是他对“不准恋爱”做出的通俗化解释和严肃的警告。

分配到九院的学生，大都是理工科的学生，女生很少，可谓凤毛麟角，对于男生来说，就是想谈，也很难找到对象，何况还有如此严格的纪律，所以大多数也就知难而退了。